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美英法德卷

英国短篇小说名著选评

(3)

罗治华 吕 伟 选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英国短篇小说名著选评(3)/罗治华 吕 伟 选编.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6.4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美英法德卷)

ISBN 7-81029-447-4

I. 英…

II. 罗…

III. 小说-作品集-世界

IV. I14

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佛怡电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5 字数: 7.6 万

1996年4月第1版 199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册

全卷25本 总定价: 100.00元

(每本4.00元)

出版说明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与《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所选文章均为已公开发表的名篇名著。这些作品，是对青少年进行艺术教育、审美教育的好教材。编辑出版这些名篇名著，旨在为中、小学图书馆及农村乡镇图书馆提供资料。把这些名篇名著印装成每本平均不超过 140 页的小薄本，是为了提高这些作品的借阅流通率，提高其读者覆盖面。我们相信，它们必将以各自的思想艺术成就为读者所欢迎。

众多的作者、译者创作、翻译了这么多、这么好的名篇名著，读者感谢他们，本社更感谢他们。由于一时无法了解作者、译者的详细通讯地址，本社未能一一向他们致意，未能一一奉上稿酬，深以为歉。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希望作者、译者主动与本社联系。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编委会名单：

主 编 徐位发

副主编 卓支中 魏中林

编 委 徐位发 卓支中 魏中林 罗治华 王列耀

胡跃生 严奉强

目 录

品质	高尔斯华绥 (1)
无风带	高尔斯华绥 (10)
艾米·福斯特	康拉德 (27)
莫格里的兄弟	吉卜林 (61)
在格林诺山上	吉卜林 (85)

品 质

高尔斯华绥

我很年轻时就认识他了，因为他承做我父亲的靴子。他和他哥哥合开一爿店，店房有两间打通的铺面，开设在一条横街上——这条街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在那时，它却是坐落在伦敦西区的一条新式街道。

那座店房有某种素净的特色；门面上没有注明为任何王室服务的标记，只有包含他自己日耳曼姓氏的“格斯拉兄弟”的招牌；橱窗里陈列着几双靴子。我还记得，要想说明橱窗里那些靴子为什么老不更换，我总觉得很为难，因为他只承做定货，并不出售现成靴子；要是说这些都是他做得不合脚因而退回来的靴子，那似乎是不可想象的。是不是他买了那些靴子来作摆式的呢？这也好像不可思议。把那些不是亲手做的皮靴陈列在自己的店里，他是决不能容忍的。而且，那几双靴子太美观了——有一双轻跳舞靴，细长到非言语所能形容的地步；那双带布口的漆皮靴，叫人看了舍不得离开；还有那双褐色长统马靴，闪着怪异的黑而亮的光辉，虽然是簇新的，看来好像已经穿过 100 年了。只有亲眼看过靴子灵魂的人才能做出那样的靴子——这些靴子体现了各种靴子的本质，确实是模范品。我当然在后来才有这种想法，不过，在我大约 14 岁那年，我够格去跟他定做成年人靴子的时候，对他们两兄弟的品格就有了些模糊的印象。因为从

那时起一直到现在，我总觉得，做靴子，特别是做像他所做的靴子，简直是神妙的手艺。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我把幼小的脚伸到他跟前时，羞怯地问道：

“格斯拉先生，做靴子是不是很难的事呢？”

他回答说：“这是一种手艺。”从他的含讽带刺的红胡根上，突然露出了一丝微笑。

他本人有点儿像皮革制成的人：脸庞黄皱皱的，头发和胡须是微红和鬈曲的，双颊和嘴角间斜挂着一些整齐的皱纹，话音很单调，喉音很重；因为皮革是一种死板板的物品，本来就有点儿僵硬和迟钝。这正是他的面孔的特征，只有他的蓝灰眼睛含蓄着朴实严肃的风度，好像在迷恋着理想。他哥哥虽然由于勤苦在各方面都显得更虚弱、更苍白，但是他们两兄弟却很相像，所以我在早年有时要等到跟他们订好靴子的时候，才能确定他们到底谁是谁。后来我搞清楚了：如果没有说“我要问问我的兄弟”，那就是他本人；如果说了这句话，那就是他的哥哥了。

一个人年纪大了而又荒唐起来以至赊帐的时候，不知怎么的，他决不赊格斯拉兄弟俩的帐。如果有人赊他几双——比如说——两双以上靴子的价款，竟心满意得地确信自己还是他的主顾，所以走进他的店铺，把自己的脚伸到那蓝色铁架眼镜底下，那就未免有点儿太不应该了。

人们不可能时常到他那里去，因为他所做的靴子非常经穿，一时穿不坏的——他好像把靴子本质缝到靴里去了。

人们走进他的店堂，不会像走进一般店铺那样怀着“请把我要买的东西拿来，让我走吧！”的心情，而是心平气和

地像走进教堂那样。来客坐在那张仅有的木椅上等候着，因为他的店堂里从来没有人的。过了一会，可能看到他的或他哥哥的面孔从店堂里二楼楼梯口是往下边看望——楼梯口是黑洞洞的，同时透出沁人脾胃的皮革气味。随后就可以听到一阵喉音，以及趿木皮拖鞋踏在狭窄木楼梯上的踢达声；他终于站在来客的面前，上身没有穿外衣，背有一点儿弯，腰间围着皮围裙，袖子往后卷起，眼睛霎动着——像刚从靴子梦中惊醒过来，或者说，像一只在日光中受了惊动因而感到不安的猫头鹰。

于是我就说：“你好吗，格斯拉先生？你可以给我做一双俄国皮革吗？”

他会一声不响地离开我，退回到原来的地方去，或者到店堂的另一边去；这时，我就继续坐在木椅上休息，欣赏皮革的香味。不久后，他回来了，细瘦多筋的手里拿着一张黄褐色皮革。他眼睛盯看着我皮革对我说：“多么美的一张皮啊！”等我也赞美一番以后，他就继续说：“你什么时候要？”我回答说：“啊，你什么时候方便，你就什么时候要。”于是他就说：“半个月以后，好不好？”如果答话的是他的哥哥，他就说：“我要问问我的兄弟！”

然后，我会含糊地说：“谢谢你，再见吧，格斯拉先生。”他一边说：“再见！”一边继续注视他手里的皮革。我向门口走去的时候，就又听到他的趿木皮拖鞋的踢达声把他送回楼上去做他的靴子梦了。但是假如我要定做的是他还没有替我做过的新式样靴子，那他一定要照手续办事了——叫我脱下靴子，把靴子老拿在手里，以立刻变得又批评又抚爱的眼光注视着靴子，好像在回想他创造这只靴子时所付的热

情，好像在责备我竟这样穿坏了他的杰作。以后，他就把我的脚放在一张纸上，用铅笔在外沿搔上两三次，跟着用他的敏感的手指来回地摸我的脚趾，想摸出我的要求的要点。

有一天，我有机会跟他谈了一件事；我忘不了那一天。我对他说：“格斯拉先生，你晓得吗，上一双在城里散步的靴子咯吱咯吱地响了。”

他看了我一下，没有作声，好像在盼望我撤回或重新考虑我的话；然后他说：

“那双靴子不该咯吱咯吱地响呀。”

“对不起，它响了。”

“你是不是在靴子还经穿的时候把它弄湿了呢？”

“我想没有吧。”

他听了这句话以后，蹙蹙眉头，好像在搜寻对那双靴子的回忆；我提起了这件严重的事情，真觉得难过。

“把靴子送回来！”他说，“我想看一看。”

由于我的咯吱咯吱响的靴子，我内心里涌起了一阵怜悯的感情；我完全可以想象到他埋头细看那双靴子时的历久不停的悲惨心情。

“有些靴子，”他慢慢地说，“做好的时候就是坏的。如果我不能把它修好，就不收你这双靴子的代价。”

有一次（也只有这一次），我穿着那双因为急需才在一家大公司买的靴子，漫不经心地走进他的店铺。他接受了我的定货，但没拿皮革给我看；我可以意识到他的眼睛在细看我脚上的次等皮革。他最后说：

“那不是我做的靴子。”

他的语调里没有愤怒，也没有悲哀，连鄙视的情绪也没

有，不过那里面却隐藏着可以冰冻血液的潜在因素。为了讲究时髦，我的左脚上的靴子有一处使人很不舒服；他把手伸下去，用一个手指在那块地方压了一下。

“这里疼痛吧，”他说，“这些大公司真不顾体面。可耻！”随即，他心里好像有点儿沉不住气了，所以说了一连串的挖苦话。我听到他议论他的职业上的情况和艰难，这是唯一的一次。

“他们把一切垄断去了，”他说，“他们利用广告而不靠工作把一切垄断去了。我们热爱靴子，但是他们抢去了我们的生意。事到如今——我很快就要失业了。生意一年年地清淡下去——过后你会明白的。”我看看他那多皱折的面孔，看到了我以前未曾注意到的东西：惨痛的东西和惨痛的奋斗——他的红胡子好像突然添上好多花白须毛了！

我尽一切可能向他说明我买这双倒霉靴子时的情况。但是他的面孔和声调使我获得很深刻的印象，结果在以后几分钟里，我定了许多双靴子。这下可糟了！这些靴子比以前的格外经穿。差不多穿了两年，我也没想起要到他那里去一趟。

后来我再去他那里的时候，我很惊奇地发现：他的店铺外边的两个橱窗中的一个漆上另一个人的名字了——也是个靴匠的名字，当然为王室服务的啦。那几双常见的旧靴子已经失去了孤高的气派，挤缩在单独的橱窗里去了。在里面，现在已缩成一小间，店堂的楼梯口比以前更黑暗、更充满着皮革气味。我也比平时等了更长的时间，才看到一张面孔向下边窥视，随后才有一阵蹶木皮拖鞋的踢达声。最后，他站在我的面前了；他透过那副生了锈的铁架眼镜注视着我说：

“你是不是——先生?”

“啊! 格斯拉先生!”我结结巴巴地说,“你要晓得,你的靴子实在太结实了!看,这双还很像样呢!”我把脚向他伸过去。他看了看这双靴子。

“是的,”他说,“人们好像不要结实靴子了。”

为了避开他的带责备的眼光和语调,我赶紧接着说:“你的店铺怎么啦?”

他安静地回答说:“开销太大了。你要做靴子吗?”

虽然我只需要两双,我却向他定做了三双;我很快就离开了那里。我有一种难以描述的感觉,以为他的心里把我看成对他存坏意的一分子;也许不一定跟他本人作对,而是跟他的靴子理想作对。我想,人们是不喜欢那样的感觉的;因为过了好几个月以后,我又到他的店铺里去;我记得,我去看他时,心里有这样的感觉:“呵!怎么啦,我撇不开这位老人——所以我就去了!也许会看到他的哥哥呢!”

因为我晓得,他哥哥很老实,甚至在暗地里也不致于责备我。

我的心安下了,在店堂出现的正是他的哥哥,他正在整理一张皮革。

“啊,格斯拉先生,”我说,“你好吗?”

他走近我的跟前,盯着看我。

“我过得很好,”他慢慢地说,“但是我哥哥死掉了。”

我这才看出来,我所遇到的原来是他本人——但是多么苍老,多么消瘦啊!我以前从没听他提过他的哥哥。我吃了一惊,所以喃喃地说:“啊!我为你难过!”

“的确,”他回答说,“他是个好人,他会做好靴子;但

是他死掉了。”他摸摸头顶，我猜想，他好像要表明他哥哥死的原因；他头上的头发突然变得像他的可怜哥哥的头发一样稀薄了。“他失掉了另外一间铺面，心里老是想不开。你要做靴子吗？”他把手里的皮革举起来说，“这是一张美丽的皮革。”

我定做了几双靴子。过了很久，靴子才送到——但是这几双靴子比以前的更结实，简直穿不坏。不久以后，我到国外去了一趟。

过了一年多，我才又回到伦敦。我所去的第一个店铺就是我的老朋友的店铺。我离去时，他是个 60 岁的人，我回来时，他仿佛已经 75 岁了，显得衰瘦、软弱、不断地发抖，这一次，他起先真的不认识我了。

“啊！格斯拉先生，”我说，心里有些烦闷，“你做的靴子好极了！看，我在国外时差不多一直穿着这双靴子的；连一半也没有穿坏呀，是不是？”

他细看我这双俄国皮靴，看了好久，脸上似乎恢复了镇静的气色。他把手放在我的靴面上说：

“这里还合脚吗？我记得，费了很大劲才把这双靴子做好。”

我向他确切地说明：那双靴子非常合脚。

“你要做靴子吗？”他说，“我很快就可以做好；现在我的生意很清淡。”

我回答说：“劳神，劳神！我急需靴子——每种靴子都要！”

“我可以做时新的式样。你的脚恐怕长大了吧。”他非常迟缓地照我的脚型画了样子，又摸摸我的脚趾，只有一次抬

头看着我說：

“我哥哥死掉了，我告诉过你没有？”

他变得衰老极了，看了他实在叫人难过；我真高兴离开他。

我对这几双靴子并不存什么指望，但有一天晚上靴子送到了。我打开包裹，把四双靴子排成一排；然后，一双一双地试穿这几双靴子。一点问题也没有。不论在式样或尺寸上，在加工或皮革质量上，这些靴子都是他给我做过的最好的靴子。在那双城里散步穿的靴口里，我发现了他的帐单。单上所开的价钱与过去的完全一样，但我吓了一跳。他从来没有四季结帐日以前把帐单开来的。我飞快地跑下楼去，填好一张支票，而且马上亲自把支票寄了出去。

一个星期以后，我走过那条小街，我想该进去向他说明：他替我做的靴子是如何地合脚。但是当我走近他的店铺所在地时，我发现他的姓氏不见了。橱窗里照样陈列着细长的轻跳舞靴、带布口的漆皮靴、以及漆亮的长统马靴。

我走了进去，心里很不舒服。在那两间门面的店堂里——现在两间门面又合而为一了——只有一个长着英国人面貌的年轻人。

“格拉先生店里吗？”我问道。

他诧异地同时讨好地看了我一眼。

“不在，先生，”他说，“不在。但是我们可以很乐意地为你服务。我们已经把这个店铺过户过来了。毫无疑问，你已经看到隔壁门上的名字了吧。我们替上等人做靴子。”

“是的，是的，”我说，“但是格拉先生呢？”

“啊！”他回答说，“死掉了！”

“死掉了！但是上星期三我才收到他给我做的靴子呀。”

“啊！”他说，“真是怪事。可怜的老头儿是饿死的。”

“慈悲的上帝啊！”

“慢性饥饿，医生这样说的！你要晓得，他是这样去做活的！他想把店铺撑下去；但是除了自己以外，他不让任何人碰他的靴子。他接了一份定货后，要费好长时间去做它。顾客可不愿等待呀。结果，他失去了所有的顾客。他老坐在那里，只管做呀做呀——我愿意代他说这句话——在伦敦，没有一个人可以比他做出更好的靴子！但是也得看看同业竞争呀！他从不登广告！他肯用最好的皮革，而且还要亲自做。好啦，这就是他的下场。照他的想法，你对他能有什么指望呢？”

“但是饿死——”

“这样说，也许有点儿夸张——但是我自己知道，他从早到晚坐在那里做靴子，一直做到最后的时刻。你知道，我往往在旁边看着他。从不让自己有吃饭的时间；店里从来不存一个便士。所有的钱都用在房租和皮革上了。他怎么能活得这么久，我也莫名其妙。他经常断炊。他是个怪人。但是他做了顶好的靴子。”

“是的，”我说，“他做了顶好的靴子。”

(1911 年)

(沈长钱 译)

[简 评]

约翰·高尔斯华绥（1867—1933） 英国小说家、剧作家。出生于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1895年开始写作，长篇小说《有产业的人》为他带来巨大声誉。代表作是《福尔赛世家》三部曲和《现代喜剧》三部曲等。他于193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品质》描写“小人物”的命运。格斯拉是一个地位卑微的鞋匠，制鞋技艺高超，为人谦逊实在。只要顾客满意，他是不会对自己计较的，数十年制鞋质量保持一贯。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的排挤下，他最后竟然饿死了。是什么原因呢？——只因为他太老实，对自己技艺感情深厚，精益求精，追求高品质而不降低质量去骗人，才导致了这个悲剧。也说明，小手工业廉价推销者在现代化社会中因缺乏竞争能力必遭淘汰的悲惨命运。

小说故事平淡，语言朴素，通篇无惊人之笔，然而就在平淡和朴素之中，蕴藏着强烈的感情，富有感染力。

无 风 带

高尔斯华绥

“风本来可以救他，你知道，”大副说。

从一个万里无云的青天，

到蓝宝石一般的海里，

随着三张桅帆，
发出的无风的叹息，
夕阳穿过火一般燃烧的晚霞
迅速沉进蓝海的心底。
在阴影浓重的海上，
如油的海浪在翻滚，
在沉睡的黑夜时光，
伴着那沉闷的钟声，
停滞不前的船儿在祈祷，
在缓缓的波涛上黯然伤神。

* * *

黑夜消逝，杳无影踪，
没一丝微风，没一点声响，
正在来临的黎明点燃起烈火熊熊，
风儿把血红的火焰煽旺，
在新近的早晨的欢歌声中，
迅猛地刮到疲乏的帆上。

可是从那窒息的船上，
比任何风儿都更迅疾，
朝着那被她抛在后面的脸膛，
吻了一下扭歪的嘴皮，
一阵微风偷偷袭来——可是那风
只是在不会动弹、不会思想的面具上嬉戏。

六击钟^①当当地响了起来，告诉人们半夜哨的最后一小时已经来到。我丢下手里的纸牌，因为有个奇特的惯例，

这钟声一响，惠斯特牌局就结束。

“时间到了！”船长擦擦额头，感到遗憾地说。“我们几分，詹妮？”

“八，三个十一，和四——”他妻子在客厅桌子的对面加着，酸溜溜地得意起来，提高了嗓门，最后用强调的口气说了声“十五分”。

“好！我看这是最好的一晚，先生。睡觉去吧，詹妮。晚安，先生们。今晚真热，是不是？”

“晚安，船长！晚安，凯普太太！到甲板上来吗，杰克？”

“不，”我的伙伴说；“鄙人该睡觉啦，晚安，”他嫌恶地咕哝道，“十五分——酸溜溜地——天热——呸！”他猛地一拉把他的舱门带上了。

我从船尾的升降口爬上去，来到靠在船尾楼天窗上休息的三个人身边。船不在开动。从那微微飘动的船帆之间，可以看到月亮朦朦胧胧地挂着。死寂的海水里，掀起一小阵漫无目的的波涛，时不时地把船推到这边推到那边。老水手站在不在转动的舵轮跟前，独自轻轻吹着口哨，茫然地瞧瞧船在油一般的热带海洋中留下的尾波。

南十字星座远远地悬在海港区上空；黑沉沉的天空的寂静深处，数不尽的繁星在熠熠发光。前甲板上的猫发出一声怪难听的叫声，这声“咪呜”带着明显的滑稽意味穿过闷热闷人的空气，直刺进耳朵。

“那些家伙，你知道，”（他把知道说成“几道”）大副用他那又变得明显的略带鼻音的外国口音说，“你知道，很奇怪，他们真的一点感情也没有。”

“你意思是不是说，他们感觉不到我们所说的感情？”小雷蒙德不耐烦地说，他对那样的人不能容忍，这在他那清脆的嗓音提高的语调中可以听得出来。

“一个都没有！”又有一个声音从船边上传过来，听上去尖声尖气而又有气无力。“黄鬼！黄鬼！他们只有一个德性。”

“那个吗，医生？”

“鸦片，先生。他们鸦片抽得昏昏沉沉的时候倒还可以容忍。”

大副猛地抬起头来看看，用他那褐色的杏仁形状的斯拉夫眼睛细细察看那说话的人的模糊的身影；修得短短的尖胡子和下垂的唇髭间的那张嘴撇了一下，显得比平时更加愤世嫉俗、更加悲哀。

“你真刻薄，医生，”他说；可是那个人并不回答，只是转过头去，乏力地伏在舷墙上。

“啊！这可不好啊，你知道，”我听见大副低声自言自语。

“是啊，”那个尖声尖气的嗓音马上从黑暗中说，“你可以看见他们，你可以谈论他们，可是你不了解他们。你没有像我这样在唐人街那些华人中间干过活。我猜想，你还没有像我这样看到过他们出生、死亡和结婚吧。嘿！魔鬼——魔鬼——皮肤像猪、眼睛像条缝的魔鬼！”

“这全是气质问题，你知道，”大副说，“那些家伙，你知道，他们完全不同，还不是个程度问题。一个白人绝对没法理解他们的脑子是怎么想的。要抽支烟吗，医生？”医生带着他那支点着的烟卷儿回到船边去的时候，他细细瞅着那